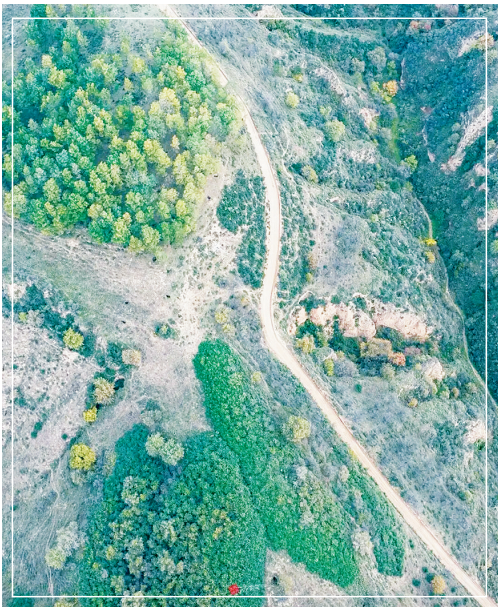




微小说

水云飞

文／王斌

杨子飞与秦若水，相识于音律，交心于庆宁。

每日傍晚，幽静的庆宁村总会飘出淳朴古雅的古筝声。杨子飞多躺在院中椅上，闭目静听。不知从哪一日起，当最后一个音符悠然散去，他竟兴起，抽出身侧竹笛。一曲《千年等一回》清亮扬起，直入云霄。

正兴尽时，忽闻院外有人含笑说道：“古筝思故土，竹笛情更浓。庆宁隐仙客，是否古城人？”

杨子飞推门望去，只见秦若水立在门外，正朝他微笑。自此，二人便常在院中伴着美酒竹风，赏月弄曲，谈诗论古。两位夫人也时常相伴左右，言笑晏晏，亲如姊妹。这日，二人正对饮小酌，院门被轻轻叩响。门外站着一位二十出头的姑娘，身形高挑，一袭素色衣裤，面容清丽如琼枝映月，落落大方道：“我叫宛美云，是村里人。近来常听到二位老师合奏，心生向往，特来拜访。”

杨子飞与秦若水闻言，皆是一讶。原来，宛美云竟是国内颇具名气的青年舞蹈家，年纪轻轻便已荣膺中国舞蹈最高奖项“荷花奖”，媒体誉其为“舞坛明珠”。她曾赴欧亚多国交流，亦屡次亮相国家级舞台，可谓才华灼灼。即便在亚洲舞坛，亦有一定声名。

落座后，杨子飞问：“你既在北京发展，为何常回西安？”

“我们虽已迁居北京，但庆宁的老屋始终舍不得卖。有空我便陪母亲回来小住，看看这里的清泉、唐槐和桃园。”她眼波清澈，语调温和，“北京太喧闹，记者也扰人。我在这儿长大，一草一木皆有感情。如今的庆宁，不仅风景依旧，更有你们动人的乐音。”

此后，宛美云便如一片彩云，每隔几日便走进这小院。秦若水抚琴，音色柔和灵妙；杨子飞或吹笛清越，或奏箫幽远，或埙声低沉。乐音在村中流淌，村民们默默聆听，也小心呵护着这份难得的美好。然而一日，村头贴出告示：庆宁村被划入市里的开发区，一条迎宾大道将穿村而过。半年内，所有住户须迁离。杨子飞顿感怅然，兴致全无。秦若水想到别后不知何日能再聚，也终日快快。

世事难料。一个多月后，消息传来：为保护古迹，方案调整。庆宁村将被保留，改造为迎宾大道旁一处仿古风貌的文旅景点。

杨子飞和秦若水喜出望外，院中乐声再起。这时，他们才恍然察觉——宛美云似乎已许久未至。

次年四月，庆宁村改造完成。一座仿古门楼隔开两种天地：门外商街繁华，车马粼粼；门内古槐苍劲，泉水流深，那片桃园正绽出灼灼的粉。街道略宽，青石板铺得平整，老屋皆修成清式阁楼模样，格窗幽静，古韵宛然。步入其中，心神俱静，满目怡然。

美景虽复，搬回的杨子飞与秦若水，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是那朵云。那朵云飘回时，二人正在院中闲话。见宛美云含笑走来，他们惊喜迎上。

“真好，”宛美云眸光骤然，如映朝阳，“庆宁比从前更美了，既有风物，也有知音。父母年纪大了，更适合这样宁静的故土生活。”

“珍爱故乡一抔土，不恋他乡万两金。”秦若水轻声吟道。小院忽然静下片刻。

少顷，古筝《青花台》响起，冷冷如泉，飒飒如风。杨子飞的笛音随之融入，箏笛相和，仿佛穿越时空，携著无尽遐思，缓缓飞升至星辰皎月之间，伴着云丝曼妙轻舞。乐音缭绕中，宛美云一袭红裙已翩然起舞。身姿轻盈似燕，柔婉如云，似蝶回花间，似流水潺潺，似深山明月，似巷口晨光。

清风小院，乐影交融，宛若一幅灵动的画，一曲清玄的天籁。

（作者供职于泾县公路段）

古道寻踪

文 / 图 朴实

诗话秦直道——子午岭上的繁华与苍凉

春节刚过，气温便升了起来，大地处处充满了春的气息。周末驾车出游，成了城里人放飞身心的最好选择。

子午岭的春风，总带着几分苍劲。荒草萋萋覆过路基，林木萧萧摇落残叶，我们踩着秦直道残存的夯土，指尖触到两千年的风霜，忽然懂了，为何年少时读刘焯“南北亘长岭，纵横列万山”只当是寻常怀古诗，直到《史记》里太史公的一声叹息，穿过时光落在纸上，才知这条古道，藏着半部中国史的悲欢。

秦直道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阻止和防范北方匈奴贵族的侵扰，令大将蒙恬率30万秦军，用两年多时间修筑的南起陕西淳化甘泉宫，北至内蒙古包头九原郡的一条南北长达735公里的军事通道。秦直道比闻名西方的罗马大道还要早200多年，是世界上公认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享有世界公路鼻祖的美誉。

当年蒙恬率部“堑山堙谷，通直道”，遇山削顶，遇谷填平，硬是在千山万壑间劈出一条通天路。站在子午岭的古道上远望，山岭起伏如奔涌波涛，一直伸向天际。唐人沈青崖在方志中记其“南北绵亘千余里，自咸阳通九原”，两千年后，风从旷野掠过，仿佛还能卷来当年席卷天下的气魄——那是秦人铁腕筑路的豪情，是王朝开疆拓土的雄心。

可这雄壮的古道，从来不止一种模样。石门山中的扶苏庙，静立在山腰，庙旁沟底的扶苏墓，被松涛环绕。当年扶苏和蒙恬并非被秦始皇赐死，而是被赵高、李斯和胡亥等人陷害致死。秦始皇原本选择的继承人是扶苏，为了培养扶苏，他将其送到蒙恬军中充当监军，希望磨砺意志并建立功勋。蒙恬出身将门，对秦始皇十分忠诚，因此也对扶苏这位继承人忠贞不贰。然而，秦始皇去世后，赵高、李斯、公子胡亥暗中谋划政变，为了扶持胡亥登基，赵高等人伪造了秦始皇的遗诏，指责扶苏和蒙恬镇守边疆多年却毫无建树，让他们自刎谢罪。扶苏接到这份诏书后，未辨真假，便选择了自尽；而蒙恬则不相信秦始皇会如此对待他们，因此拒不遵旨，最后被抓进牢房。在赵高的坚持下，胡亥再次派人前去赐死蒙恬。扶苏和蒙恬至死都不知道他们是被赵高等人所害。

春风吹过，松涛呜咽，像是在诉说那个夏日的悲凉。不知名的七绝里那句“斩荆铺路万千山，直道秦兵叱舞鞭。病死推尸填乱壑，空余妻小怨蒙恬”不算佳句，却戳破了历史的光鲜。那些被征发的民夫，那些累死在沟壑间的工匠，他们的怒与恨，并未随直道一同湮灭，而是化作山间的风，夜夜低吟，成了这条大道背后无人言说的凄凉。

登上烽火台，夕阳将余晖洒在连绵的丘峦上，天地间一片苍凉。张巍的《秦直道怀古》在耳畔回响：“秋上桥山林叶红，九原千里陇丘通。昭君出塞洒清泪，帝子安邦立大功。多少悲欢人恨老，几家聚散汝称雄。而今空剩荒郊月，依旧能勾秦汉风。”昭君出塞时是否走过秦

絮语轻谈

文 / 王晓艳

父亲的春天在泥土里

院子里的桃花开了，开得满院皆是春意。吸引了来遛娃的人，忍不住都往桃树下钻。仿佛都想沾一沾桃花带来的春光，笑着，拍着，好不热闹。

镜头一转到父亲，他脸上少了些许笑容，反倒多了几分惆怅。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守着土地，如今为了孩子，才不得不离开故土，来到城市生活。

平日里还好，可眼看着土地“活”不了，桃花开了，柳树抽了新芽，他愈发待不住了，大概只有让父亲脚踩厚实的泥土，他才能踏实且心安。

父亲除了是农民，他经营的生意也始终与农民为伴，与土地为伴。用父亲的话说：“我就是在地里刨食的人。”

如今，父亲生活在城里，整日对着车水马龙、高楼大厦、霓虹灯火，身体是清闲了，心里却少了份自在。为了让父亲在城里多待些时日，我们带着父亲走街串巷，品尝美食，驱车几十公里看我们眼里绝美的春天，可父亲脸上却总像藏着心事。

一天晚上，一家人围坐一团不经意间聊起土地上的事，原本窝在沙发上快要睡着的父亲，瞬间坐直了身子，眼睛里有了光不说，脸上也泛起了笑意，说话间就加入了我们的聊天。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土地给予父亲的踏实感有多么重要。对父亲而言，面朝黄土背朝天，才是他最熟悉的生活；春耕秋收，四季轮回，才是他生活真正的意义。他正是靠着那片土地，才将我们从农村送了出来。如今要让他脱离农村，离开土地，太难了。

读书

文 / 社会琴

回首向来萧瑟处 他用悲悯唱别离

陈行甲的《别离歌》是我去岁最喜欢看的一本书，我把它放在茶几、沙发、床头等任何家里触手可及的地方，有闲暇时间就翻一翻，不管看了多少遍，书里面散发出来的高贵的痛苦、人性的善良，仍然以巨大的力量冲击着我的心灵，使我忍不住一次次眼含热泪。在当代文坛，陈行甲这个名字算不上如雷贯耳，《别离歌》也不是一本畅销书，但是书里面的每一个小故事都是真实的，每一个情节都闪耀着最本真的人性之光，在当今这个短视频铺天盖地侵蚀着人们时间和大脑的时代，走进《别离歌》所记录的普通人的生老病死之中，感受他们如清泉般潺潺流过的纯净和坚韧，体验普通人在面临疾病和意外时最珍贵的共情和互助，确实会让我们产生情感共鸣，坚信世间大美，最美的仍然是人的心灵。

初次看到书名《别离歌》，我还以为陈行甲要写的是自己和过去的故事，毕竟这个曾经的网红县委书记当年高调辞职的决绝仍是贴在他身上最鲜明的标签。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学而优则仕”是一条必经之路，尤其是像陈行甲这样的农家子弟，一路上学、入职、为官，走到县委书记这个位子上的人实属凤毛麟角。可是，看了全书后才明白，他这次所记录的“别离”不是个人的，而是属于大众的、广义的、哲学意义上的别离。

常言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别离是一切事物的必然结果。别离的最高形式就是死亡，父母年迈、友人患了绝症、亲人遭遇了意外，最后都会必然地走向死亡，对死亡的认知可以判断出一个人是否活得理性和智慧。在《别离歌》里，陈行甲正是以理性克制的观察记录了在公益路上遇到的普通人的故事，这里有被疾病折磨得疲惫不堪的阿亮一家，有历尽磨难被救回来的扎西，有“知更鸟计划”中抑郁的少女雁子，还有“传薪计划”中抗疫英雄夏思思医生的孩子小宝等等。他的笔法自然流畅，感情真挚朴实，读完让人自然想到的是人世、社会、生命、人性、冷暖、悲苦这些与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密切相关的客观存在。作为一个具有生动社会实践的人，陈行甲的书写也不会考虑谋篇布局这些技巧，他只是完完全全地写实就足够了，他用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生活态度，书写着自己工作中所遇到的活生生的现实，诚如他喜欢的一句话——社会并不完美，看清依然热爱，知难仍然行动。他笔下的人和事，让人悲伤，更多的是让人感到温暖和感动。比如，他记录了一个抗疫英雄的后代，这个喜欢足球的少年因失去父亲而沉沦，陈行甲及其团队介入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几乎

诗意人生

文／张西棉

春信

文 / 陈军涛

东风裁云作信笺，
碧空如洗映娇妍。
红梅含苞藏春意，
一点胭脂醉柳烟。

江河流映映天光，
清波莹莹漾远方。
山木渐暖花初醒，
一纸春信馥芬芳。

（作者供职于西安市公路局）

我在清冷的湖边等你
等你用第一缕温暖的风
叩开冻土的门
等你把崖壁的冰凌
熬成滴塔的水珠
每一声 都落进我
蛰伏了一整个冬天的梦

你从江南的雨巷里来
袖角沾着花香
似带着魔法棒
于是 麦芒举着嫩绿的箭
刺透灰黄的旧衣裳
蒲公英攥着小小的拳头
在阵风里 把降落伞挂满整片晴朗
柳丝已梳好发辮
沾着惊悚刚醒的露水
桃花也露出笑脸
染红了半面山岗
孩子们在田野奔跑
笑声串在风筝的尾巴上
飘得很高 很高

我把冬天攒的所有褶皱
都拿给你晒
那些没说出口的话
那些结了霜的心事
那些在寒夜里冻硬的念想
你只用一场酥润的雨
就让它们在心里开出细碎的小花

啊 春天
你不用特地给我写信
因为风里飘的
草叶上闪的
花枝上晃的
全都是你 是你给我的
最动人的回信

（作者供职于富县路产养护管理中心）